

百五
十家評註史記

上海文瑞樓印行

百五十名家評註史記卷之一百二十八

漢太史令龍門司馬遷著

龜策列傳第六十八

索隱曰龜策傳有錄無書褚先生所補其敘事煩燕陋略無可取○正義曰史記至元成間十篇有錄無書而褚少孫補景武紀將相年表禮書樂書律書三王世家刪成侯曰者龜策列傳曰者龜策言辭最鄙陋非太史公之本意也

題恒曰惟日者轉為季主故又有龜策傳不然日者即龜策也何又重書哉然事之至微而為之傳者太史公論六家之要道德儒墨名法列傳所紀格矣而陰陽未有傳此日者龜策二傳所以作也黃份曰龜策傳闕傳精雅情其文不全而為褚先生補耳劉知幾曰子長列傳其所編者惟人而已至于龜策異物不類肖形而輒與黔首同科俱謂之傳不其怪乎且龜策所記全為志体向若與八書並列而定以書名庶幾乎同聲相應者矣

太史公曰自古聖王將建國受命興動事業何嘗不寶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記已自三代之興各據禎祥塗山之兆從而夏啟世飛燕之卜順故殷興百穀之筮吉故周王王者決定諸疑參以卜筮斷以蓍龜不易之道也蠻夷氏羌雖無君臣之序亦有決疑之卜或以金石或以草木徐廣曰一作革國不同俗然皆可以戰伐攻擊推兵求勝各信其神以知來事略聞夏殷欲卜者乃取蓍龜已則弃去之以為龜藏則不靈著久則不神至周室之卜官常寶藏蓍龜又其大小先後各有所尚要其歸等耳或以為聖王遭事無不定決疑無不見其設稽神求問之道者以為後世衰微愚不師智人各自安化分為百室道散而無垠故推歸之至微要潔於精神也或以為昆蟲之所長聖人不能與爭其處吉凶別然否多中於人至高祖時因秦太卜官天下始定兵革未息及孝惠享國日少呂后女主孝文孝景因襲掌故未遑講試雖父子疇官世世相傳其精微深妙多所遺失至今上即位博開藝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學

按漢書方術論云凡推步卜相醫巧皆技也能以技自顯于一世亦培之夫君精習致然士君

子能之則不過
不泥不矜不神
小人能之則迂
而入諸拘泥而
弗通大方於以
夸衆神以誣人
故前聖不以爲
教蓋言之也

問趙恒曰龜策傳
亦陰陽家言也自
敘三王不同龜五
帝各異卜然皆以
决吉凶畧闕其要
作龜策列傳太史
公論正與敘合所
謂暑闕其要也又
按當時丘子明之
屬富溢實龍云云
百僚蕩蕩此武帝
時政之大謬者丘
子明屬不爲傳而
因作龜策以見之
所謂微而顯志而
晦傳之變也乃直
求之龜卜而補以
太卜占龜之雜說
謬亦甚矣

通一伎之士咸得自効。絕倫超奇者爲右。無所阿私。數年之間。太卜大集。會上欲擊
匈奴。西攘大宛。徐廣曰攘一作襄。襄除也。南收百越。卜筮至預見表象。先圖其利。及猛將推鋒執
節。獲勝於彼。而著龜時日。亦有力於此。上尤加意賞賜。至或數千萬。如丘子明之屬。
富溢貴寵。傾於朝廷。至以卜筮射蠱道。巫蠱時或頗中。素有耻睚不快。因公行誅。恣
意所傷。以破族滅門者。不可勝數。百僚蕩恐。皆曰。龜策能言。後事覺。窮亦誅。三族
夫捷策定數。徐廣曰捷音達。一作達。索隱曰捷音達。故云捷策。灼龜觀兆。變化無窮。是以擇賢而
用占焉。可謂聖人重事者乎。周公卜三龜而武王有瘳。紂爲暴虐而元龜不占。晉文
將定襄王之位。卜得黃帝之兆。左傳曰遇黃帝之兆。卒受彤弓之命。獻公貪驪姬之色。卜
而兆有口象。其禍竟流五世。楚靈將背周室。卜而龜逆。左傳曰靈王卜曰余尚得天
之。區區者而不餘界。余必自取。終被乾溪之敗。兆應信。誠於內。而時人明察見之於外。
可不謂兩合者哉。君子謂夫輕卜筮。無神明者。悖。背人道。索隱曰悖音佩。信禎祥者。鬼
神不得其正。故書建稽疑。五謀而卜筮居其二。五占從其多。明有而不專之道也。余
至江南。觀其行事。問其長老云。龜千歲乃遊蓮葉之上。徐廣曰蓮一作領。領與蓍百
莖共一根。徐廣曰劉向云龜千歲而又其所生獸無虎狼草無毒螫。江傍家人常畜
龜飲食之。以爲能導引致氣。有益於助衰養老。豈不信哉。

褚先生曰。臣以通經術。受業博士。治春秋。以高第爲郎。幸得宿衛。出入宮殿中。十

有餘年竊好太史公傳太史公之傳曰三王不同龜四夷各異卜然各以決吉凶略闕其要故作龜策列傳臣往來長安中求龜策列傳不能得故之大卜官問掌

故文學長老習事者寫取龜策卜事編于下方聞古五帝三王發動舉事必先決

蓍龜傳曰索隱曰此傳即太卜所得占龜之說也下有伏靈上有兔絲上有擣蓍索隱曰擣音逐雷友擣蓍即聚蓍擣

古綱下有神龜所謂伏靈者在兔絲之下狀似飛鳥之形新雨已天清靜無風以

夜捎兔絲去之即以籊燭此地徐廣曰籊龍也蓋然火而籠罩其上也音溝陳涉世家曰夜籊火也燭之火滅即記

其處以新布四足環置之明即掘取之入四尺至七尺得矣過七尺不可得伏靈

者千歲松根也食之不死聞蓍生滿百莖者其下必有神龜守之其上常有青雲

覆之傳曰天下和平王道得而蓍莖長丈其叢生滿百莖方今世取蓍者不能中

古法度不能得滿百莖長丈者取八十莖已上蓍長八尺即難得也人民好用卦

者取滿六十莖已上長滿六尺者即可用矣記曰能得名龜者財物歸之家必大

富至千萬一曰北斗龜二曰南辰龜三曰五星龜四曰八風龜五曰二十八宿龜

六曰日月龜七曰九州龜八曰玉龜凡八名龜龜圖各有文在腹下文云云者此

某之龜也略記其大指不寫其圖取此龜不必滿尺二寸民人得長七八寸可寶

矣今夫珠玉寶器雖有所深藏之見其光必出其神明其此之謂乎故玉出於山

而木潤淵生珠而岸不枯者徐廣曰一無不字許氏說淮南以潤澤之所加也明

月之珠。出於江海。藏於蚌中。蚨蠶伏之。

徐廣曰許氏說淮南云蚨龍屬也音決

王者得之。長有天下。四夷賓服。能得百莖蓍。并得其下龜以卜者。百言百當。足以

决吉凶。神龜出於江水中。廬江郡常歲時生龜。長尺二寸者二十枚。輸太卜官。因

以吉日。剔取其腹下甲。龜千歲乃滿尺二寸。王者發軍行將。必鑽龜廟堂之上。以

决吉凶。今高廟中有龜室。藏內以為神寶。傳曰。取前足臑骨穿佩之。

徐廣曰臑音乃毛反臑臂

索隱曰臑音乃高反一音乃導反

取龜置室西北隅懸之。以入深山大林中。不惑臣為郎時。見萬

畢石朱方傳曰。有神龜在江南嘉林中。

索隱曰按萬畢術中有石朱方方中說嘉林中故云傳曰

嘉林者。獸無

虎狼。鳥無鷙梟。草無毒螫。野火不及斧斤不至。是為嘉林。龜在其中。常巢於芳蓮

之上。左脅書文曰。甲子重光。

徐廣曰子一作于

得我者。匹夫為人君。有土正。

徐廣曰正長也為有土之

官。諸侯得我為帝王。求之於白蛇蟠杆。

徐廣曰一孤反林中者。齋戒以待。譏然。林名曰此

蟠杆林龜藏其中杆音烏謂白蛇蟠杆此林中也譏音疑言求龜者齋戒以待恒譏然也

狀如有人來告之。因以醺酒佗髮。

徐廣曰佗一作被

求之三宿而得。由是觀之。豈不偉哉。故龜可不敬歟。南

方老人用龜支牀足。行二十餘歲。老人死。移牀龜尚生不死。龜能行氣導引。問者

曰。龜至神若此。然太卜官得生龜。何為輒殺取其甲乎。近世江上人有得名龜。畜

置之家。因大富。與人議欲遣去。人教殺之。勿遣。遣之。破人家。龜見夢曰。送我水中。

無殺吾也。其家終殺之。殺之後身死。家不利。人民與君王者異道。人民得名龜。其

楊慎曰宋元王龜
龜事連類衍義三
十言皆用韻語又
不似褚先生筆必
先秦戰國文所記
亦成一家不可廢
也
余有丁曰按宋不
稱王止僭稱王而
滅元王也春秋
時有元公亦失德
以詐殺諸公子先
強滅之事得龜之
說當是卜者家別
傳
唐順之曰此文本
不佳以韻勝
楊慎曰此篇凡用
者皆謂夜也以
上文視月觀斗言
之恐只是夢之夜
耳

狀類不宜殺也以往古故事言之古明王聖主皆殺而用之宋元王時得龜亦殺

而用之謹連其事於左方令好事者觀擇其中焉宋元王二年江使神龜使於河

至於泉陽漁者豫且舉網得而囚之索隱曰且音子余切泉陽人網元龜者置之籠中夜半龜來見

夢於宋元王曰我為江使於河而幕網當吾路泉陽豫且得我我不能去身在患

中莫可告語王有德義故來告訴元王惕然而悟乃召博士衛平而問之索隱曰宋元王君

之臣曰今寡人夢見一丈夫延頸而長頭衣玄繡之夜而乘輜車來見夢於寡人

曰我為江使於河而幕網當吾路泉陽豫且得我我不能去身在患中莫可告語

王有德義故來告訴是何物也衛平乃援式而起徐廣曰仰天而視月之光觀斗

所指定曰處鄉規矩為輔副以權衡四維已定八卦相望視其吉凶介蟲先見乃

對元王曰今昔壬子索隱曰今昔猶昨夜也以宿在牽牛河水大會鬼神相謀漢

正南北正義曰漢大河江河固期南風新至江使先來白雲壅漢萬物盡留斗柄指日使

者當囚玄服而乘輜車其名為龜王急使人問而求之王曰善於是王乃使人馳

而往問泉陽令曰漁者幾何家名誰為豫且豫且得龜見夢於王王故使我求之

泉陽令乃使吏案籍視圖水上漁者五十五家上流之廬名為豫且泉陽令曰諾

乃與使者馳而問豫且曰今昔汝漁何得豫且曰夜半時舉網得龜莊子曰得白

而出之籠中。獻使者使者載行。出於泉陽之門。正晝無見風雨晦冥雲蓋其上。五
采青黃雲雨並起。風將而行。入於端門。見於東箱。身如流水潤澤有光。望見元王。
延頸而前三步而止。縮頸而卻。復其故處。元王見而怪之。問衛平曰。龜見寡人。延
頸而前。以何望也。縮頸而復。是何當也。衛平對曰。龜在患中而終。昔因王有德義。
使人活之。今延頸而前。以當謝也。縮頸而卻。欲亟去也。元王曰。善哉。神至如此乎。
不可久留。趣駕送龜。勿令失期。衛平對曰。龜者是天下之寶也。先得此龜者為天
子。且十言十當。十戰十勝。生於深淵。長於黃土。知天之道。明於上古。游三千歲。不
出其域。安平靜正。動不用力。壽蔽天地。莫知其極。與物變化。四時變色。居而自匿。
伏而不食。春倉夏黃。秋白冬黑。明於陰陽。審於刑德。先知利害。察於禍福。以言而
當。以戰而勝。王能寶之。諸侯盡服。王勿遣也。以安社稷。元王曰。龜甚神靈。降于上
天。陷於深淵。在患難中。以我為賢德厚。而忠信。故來告寡人。寡人若不遣也。是漁
者也。漁者利其肉。寡人貪其力。下為不仁。上為無德。君臣無禮。何從有福。寡人不
忍。奈何。勿遣。衛平對曰。不然。臣聞威德不報。重寄不歸。天與不受。天奪之寶。今龜
周流天下。還復其所。上至蒼天。下薄泥塗。還徧九州。未嘗愧辱。無所稽留。今至泉
陽。漁者辱而囚之。王雖遣之。江河必怒。務求報仇。自以為侵。因神與謀。淫雨不霽。
水不可治。若為枯旱。風而揚埃。蝗蟲暴生。百姓失時。王行仁義。其罰必來。此無佗

即賈曰宋元王不忍於龜猶齊宣王不忍於牛也此皆所謂是心足以王矣者然九江大龜固有納錫之典矣得而弗取宜與天古不相似然納錫之龜猶庖人之牛見聞所不及者也其與夫延頸而前縮頭而却者異矣納錫義也不殺仁也

故其崇在龜後雖悔之豈有及哉王勿遣也元王慨然而歎曰夫逆人之使絕人

之謀是不暴乎取人之有以自為寶是不彊乎寡人聞之暴得者必暴亡彊取者

必後無功桀紂暴彊身死國亡今我聽子是無仁義之名而有暴彊之道江河為

湯武我為桀紂未見其利恐離其咎寡人狐疑安事此寶趣駕送龜勿令久留衛

平對曰不然王其無患天地之間累石為山高而不壞地得為安故云物或危而

顧安或輕而不可遷人或忠信而不如誕謾徐廣曰謾一作訛音土和反○索隱曰誕音由○切謾音漫又並如字

或醜惡而宜大官或美好佳麗而為衆人患非神聖人莫能盡言春秋冬夏或暑

或寒寒暑不和賊氣相奸同歲異節其時使然故令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或為仁

義或為暴彊暴彊有鄉仁義有時萬物盡然不可勝治大王聽臣臣請悉言之天

出五色以辨白黑地生五穀以知善惡人民莫知辨也與禽獸相若谷居而穴處

不知曰作天下禍亂陰陽相錯忽忽疾疾徐廣曰一作病通而不相擇妖孽數見正義曰說文云

衣服謂諸草木之怪謂之妖禽獸蟲蛇之怪謂之孽也傳為單薄聖人別其生使無相獲禽獸有牝牡置之

山原鳥有雌雄布之林澤有介之蟲置之谿谷故牧人民為之城郭內經閭術外

為阡陌夫妻男女賦之田宅列其室屋為之圖籍別其名族立官置吏勸以爵祿

衣以桑麻養以五穀耕之耰之徐廣曰音憂○正義曰耰耨也說文云耨摩田器鉏之耨之徐廣曰耨除草也口得

國者謂之國方者謂之廣

商賈不彊不得其贏婦女不彊布帛不精官御不彊其勢不成大將

不彊卒不使令候王不彊沒世無名故云彊者事之始也分之理也物之紀也所

求於彊無不有也王以為不然王獨不聞玉櫝隻雉徐廣曰隻一作雙出於昆山明月之

珠出於四海鐫石拌蚌徐廣曰鐫音子族反拌音判○索隱曰拌割也傳賣於市聖人得之以為大寶大

寶所在乃為天子今王自以為暴不如拌蚌於海也自以為彊不過鐫石於昆山

也取者無咎寶者無患今龜使來抵網而遭漁者得之見夢自言是國之寶也王

何憂焉元王曰不然寡人聞之諫者福也諛者賊也人主聽諛是愚惑也雖然禍

不妄至福不徒來天地合氣以生百財陰陽有分不離四時十有二月日至為期

聖人徹焉身乃無災明王用之人莫敢欺故云福之至也人自生之禍之至也人

自成之禍與福同刑與德雙聖人察之以知吉凶桀紂之時與天爭功擁遏鬼神

使不得通是固已無道矣諛臣有衆桀有諛臣名曰趙梁教為無道勸以貪狼繫

湯夏臺殺閼龍逢左右恐死偷諛於傍國危於累卵皆曰無傷稱樂萬歲或曰未

央蔽其耳目與之詐狂湯卒伐桀身死國亡聽其諛臣身獨受殃春秋著之至今

不忘紂有諛臣名為左彊誇而目巧教為象郎禮記曰目巧之室鄭立曰但用目巧善意作室不由法度許慎曰象

郎將至於天又有玉牀犀王之器象著而羹索隱曰著音持處反則著即錫為與羹連或非著樽也記曰羹之有某者

用快挾者錫也聖人剖其心壯士斬其脰脰音衛箕子恐死被髮佯狂殺周太子歷囚文

王昌投之石室

索隱曰按殺周太子歷在因文王昌之上則近是李歷李歷不被紂誅則其言近妄無容周更別有太子名歷也

將以昔

至明陰競活之

徐廣曰競一作競○索隱曰陰姓競名也

與之俱亡入於周地得太公望興卒聚兵與

紂相攻文王病死載尸以行太子發代將號為武王戰於牧野破之華山之陽紂

不勝敗而還走圍之象郎自殺宣室

徐廣曰天子之居名曰宣室

身死不葬頭懸車軫四馬曳

行寡人念其如此腸如涓湯

徐廣曰涓音館一作沸○索隱曰涓沸也

是人皆富有天下而貴至天子

然而大傲欲無厭時舉事而喜高貪狼而驕不用忠信聽其諛臣而為天下笑今

寡人之邦居諸候之間曾不如秋毫舉事不當又安亡逃衛平對白不然河雖神

賢不如崑崙之山江之源理不如四海而人尚奪取其寶諸侯爭之兵革為起小

國見亡大國危殆殺人父兄虜人妻子殘國滅廟以爭此實戰攻分爭是暴彊也

故云取之以暴彊而治以文理無逆四時必親賢士與陰陽化鬼神為使通於天

地與之為友諸候賓服民衆殷喜邦家安寧與世更始湯武行之乃取天子春秋

著之以為經紀王不自稱湯武而自比桀紂為暴彊也固以為常桀為瓦室

吾作陶張華博物記亦云桀作瓦蓋是昆吾為桀作也

紂為象郎徵絲灼之務以費民

索隱曰灼謂燒也燒絲以當薪務費人也

賦歛無度殺戮無方殺人六畜以草為囊囊盛其血與人懸而射之與天帝爭彊逆

亂四時先百鬼嘗諫者輒死諛者在傍聖人伏匿百姓莫行天數枯旱國多妖祥

螟蟲歲生五穀不成民不安其處鬼神不享飄風日起正晝晦冥日月並蝕滅息

董份曰大補龜策
事此後亦有可觀
覽者
程一枝曰神龜能
見夢於元王而不
能自脫於鋒刃此
太史公作傳本旨
其微世立教之意
微矣

無光列星奔亂皆絕紀綱以是觀之安得久長雖無湯武時固當亡故湯伐桀武

王剋紂其時使然乃為天子子孫續世終身無咎後世稱之至今不已是皆當時

而行見事而彊乃能成其帝王今龜大寶也為聖人使傳之賢士不用手足雷電

將之風雨送之流水行之侯王有德乃得當之今王有德而當此寶忍不敢受王

若遣之宋必有咎後雖悔之亦無及已元王大悅而喜於是元王向日而謝索隱曰蓋

欲神之以謝天之質向日再拜而受擇日齋戒甲乙最良乃刑白雉及與驪羊以

血灌龜於壇中央以刀剝之身全不傷脯酒禮之橫其腹腸荆支卜之必制其創

正義曰理達於理文相錯迎使工占之所言盡當邦福重寶徐廣曰福聞于傍鄉

殺牛取革被鄭之桐徐廣曰牛革草木畢分化為甲兵戰勝攻取莫如元王元王

之時衛平相宋宋國最彊龜之力也故云神至能見夢於元王而不能自出漁者

之籠身能十言盡當不能通使於河還報於江賢能令人戰勝攻取不能自解於

刀鋒免剝刺之患聖能先知亟見而不能令衛平無言言事百全至身而寧當時

不利又焉事賢賢者有恒常士有適然是故明有所不見聽有所不聞人雖賢不

能左畫方右畫圓日月之明而時蔽於浮雲羿名善射不如雄渠新序曰楚

行見伏石當道以為虎而射之應弦沒羽淮南子曰禹名為辯智而不能勝鬼神

射者重以達蒙門子之巧劉歆七略有蟲門射法也禹名為辯智而不能勝鬼神

地柱折天故母據又奈何責人於全孔子聞之曰神龜知吉凶而骨直空枯正義曰此

吳棫曰龜策傳全篇皆韻韓文公元和聖德詩此日足可惜詩亦止用一韻擬史記龜策傳則能讀此詩能讀此詩則能讀張籍祭退之詩王維禱曰按再述此重復甚无謂

龜其骨空中而枯也直
語發聲也今河東亦然
日為德而君於天下辱於三足之鳥月為刑而相佐見食

於蝦蟇蝟辱於鵲郭璞曰鵲令蝟反腹者蝟憎其意而心惡之也騰蛇之神而殆於即

且。曰郭璞曰騰反。蛇龍屬也。卿蛆似蝗大狀如蚰蛇。腦也。○正義行外有節理中直空虛。

松栢為百木長而守門閭。日辰不全。故有孤虛。甲乙謂之卯子丑謂之辰六甲孤虛法甲子旬中無戌亥戌亥即為

孤辰巳即為虛甲戌旬中無申酉申酉為孤寅卯為虛甲申旬中無午未午未為
 孤子丑即為虛甲午旬中無辰巳辰巳為孤戌亥即為虛甲辰旬中無寅卯寅卯為

為孤申酉即為虛甲寅旬中無子丑子丑為孤午未即為虛劉歆七
路有風后孤虛二十卷○正義曰按歲月日時孤虛益得上法也
黃金有疵白

玉有瑕。事有所疾。亦有所徐。物有所拘。亦有所據。罔有所數。亦有所踈。人有所貴。

亦有所不如。何可而適乎。物安可全乎。天尚不全。故世為屋。不成三瓦。而陳之。

日一云為屋成欠三瓦而棟之也○索隱曰劉氏云陳猶居也注作以應之天天

下有階。物不全。正義曰言萬物及日月天地乃生也。皆不能全。俞龜之不全也。

褚先生曰。漁者舉網而得神龜。龜自見夢宋元王。元王召博士衛平。告以夢龜狀。

平軍式定曰用分衡度視吉凶占龜與物色同平鍊王留神龜以為國重寶美矣

古者筮必稱龜者以其名所從來久矣。余述而為專。

三月 二月 正月 正義曰言正月二月三月右轉周琰終十二月者日

十二月
十一月
十月
九月
八月
七月
六月
五月
四月
三月
二月
正月

今開索隱曰音琴胎首免大索隱曰免音五月黃吉首免大正

龜策列傳

五

1

曰僂音免謂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卜禁日子亥戌不可以卜及殺龜日中如食已卜暮昏龜之微也索隱曰微音叫謂微統不明也

不可以卜庚辛可以殺及以鑽之常以日旦被龜索隱曰被音廢又音拂拂洗之以水雞卵摩之而呪先以

清水澡之以卵被之正義曰以常月朝清水洗之以雞卵摩而祝之乃持龜而遂之若嘗以為祖徐廣曰一作視

也索隱曰祖法人若已卜不中皆被之以卵東向立灼以荆若剛木土徐廣曰一作十一

索隱曰按古之灼龜取生荆枝及生堅木燒之新斷以灼龜按士字合依劉氏說當連下句卵指之者三正義曰言卜不中以土為卵三度指之三

周繞之用持龜以卵周環之祝曰今日吉謹以梁卵梯黃索隱曰梁米也音次難之子

第言燒荆枝更遞而灼故有梯名一音梯言灼之以漸如有階梯也黃者以黃絹裏梁卵以被龜也必以黃者中之色主土而信故用難也○正義曰梯音題梯焦

也言以梁米雞卵被去龜之不祥令灼之不焦不黃若色焦及黃卜之不中也被去玉靈之不祥玉靈必信以誠知萬事

之情辯兆皆可占不信不誠則燒玉靈揚其反以徵後龜其卜必北向龜甲必尺

二寸

卜先以造徐廣曰音竈也灼鑽索隱曰造謂燒荆之處物若木也鑽中已又灼龜首各三又復灼所鑽中

曰正身灼首曰正足徐廣曰一作止各三即以造三周龜祝曰假之玉靈夫子索隱曰尊神龜而為

號之作夫子玉靈荆灼而心令而先知而上行於天下行於淵諸靈數剿徐廣曰音策○索隱

曰數音所具反刺音近策或刺是策之別名此卜筮之書其字亦無可覆他皆故也莫如汝信今日良日行一良貞徐廣曰一作行

身其欲卜某即得而喜不得而悔即得發鄉我身長大手足收人皆上偶不得發

鄉我身挫折中外不相應手足減去

靈龜卜祝曰假之靈龜五筮五靈不知神龜之靈知人死知人生某身良某欲求某物即得也頭見足發內外相應即不得也頭仰足胗內外自隨可得占

卜占病者祝曰今某病困死首上開內外交駭身節折不死首仰足胗卜病者祟曰今病有祟無呈無祟有呈兆有中祟有內外祟有外

卜繫者出不出不出橫吉安若出足開首仰有外

卜求財物其所當得得首仰足開內外相應即不得呈兆首仰足胗

卜有賣若買臣妾馬牛得之首仰足開內外相應不得首仰足胗呈兆若橫吉安

卜擊盜聚若干人在某所今某將卒若干人往擊之當勝首仰足開身正內自橋

外下不勝足胗首仰身首

徐廣曰一作簡

內下外高

卜求當行不行行首足開不行足胗首仰若橫吉安安不行

卜往擊盜當見不見見首仰足胗有外不見足開首仰

卜往候盜見不見見首仰足胗胗勝有外不見足開首仰

卜聞盜來不來來外高內下足胗首仰不來足開首仰若橫吉安期之自次

卜遷徙去官不去去足開有胗外首仰不去自去即足胗呈兆若橫吉安

卜居官尚吉不吉呈兆身正若橫吉安不吉身節折首仰足開

卜居室家吉不吉吉呈兆身正若橫吉安不吉身折節首仰足開

卜歲中禾稼孰不孰孰首仰足開內外自橋外自垂不孰足脰首仰有外

卜歲中民疫不疫疫首仰足脰身節有彊外不疫身正首仰足開

卜歲中有兵無兵無兵呈兆若橫吉安有兵首仰足開身作外彊情

卜見責人吉不吉吉足開首仰身正內自橋不吉首仰身節折足脰有外若無漁

卜請謁於人得不得得首仰足開內自橋不得首仰足脰有外

卜追亡人當得不得得首仰足脰內外相應不得首仰足開若橫吉安

卜漁獵得不得得首仰足開內外相應不得足脰首仰若橫吉安

卜行遇盜不遇遇首仰足開身節折外高內下不過呈兆

卜天雨不雨雨首仰有外外高內下不雨首仰足開若橫吉安

卜天雨霽不霽霽呈兆足開首仰不霽橫吉命曰橫吉安以占病病甚者一日不

死不甚者卜曰瘳不死繫者重罪不出輕罪環出過一日不出久毋傷也求財物

買臣妾馬牛一日環得過一日不得不得行者不行來者環至過食時不至不來

擊盜不行行不遇聞盜不來徙官不徙居官家室皆吉歲稼不孰民疾疫無疫歲

中無兵見人行不行不喜請謁人不行不得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過盜雨不雨

霽不霽

命曰呈兆病者不死繫者出行者行來者來市買得追亡人得過一日不得問行者不到

命曰柱徹卜病不死繫者出行者行來者來而市買不得憂者毋憂追亡人不得命曰首仰足胛有內無外占病病甚不死繫者解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聞言不行來者不來聞盜不來聞言不至徙官聞言不徙居官有憂居家多災歲稼中孰民疾疫多病歲中有兵聞言不聞見貴人吉請謁不行行不得善言追亡人不得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不雨甚霽不霽故其莫字皆為首備問之曰備者仰也故定以為仰此私記也

命曰首仰足胛有內無外占病病甚不死繫者不出求財買臣妾不得行者不行來者不來擊盜不見聞盜來內自驚不來徙官不徙居官家室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有病甚歲中無兵見貴人吉請謁追亡人不得亡財物財物不出得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凶

命曰呈兆首仰足胛以占病不死繫者未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相見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官久多憂居家室不吉歲稼不孰民病疫歲中毋兵見貴人不吉請謁不得漁獵得少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不吉命曰呈兆首仰足開以占病病篤死繫囚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行來

者來擊盜不見盜聞盜來不來徙官徙居官不久居家室不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有而少歲中無兵見貴人不見吉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遇盜雨不雨霽小吉命曰首仰足脰以占病不死繫者久毋傷也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不行擊盜不行來者來聞盜來徙官聞言不徙居家室不吉歲稼不孰民疾疫少歲中毋兵見貴人得見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吉

命曰首仰足開有內以占病者死繫者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行不見盜聞盜來不來徙官徙居官不久居家室不吉歲孰民疾疫有而少歲中毋兵見貴人不吉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霽霽小吉不霽吉命曰橫吉內外自橋以占病卜曰毋瘳死擊者毋罪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合交等聞盜來來徙官徙居家室吉歲孰民疾疫無疾歲中無兵見貴人請謁追亡人漁獵得行遇盜雨霽雨霽大吉

命曰橫吉內外自吉以占病病者死繫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追亡人漁獵不得行者不來擊盜不相見聞盜不來徙官徙居官有憂居家室見貴人請謁不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歲中無兵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不吉

命曰漁人以占病者病者甚不死繫者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繫盜請謁追亡人漁獵得行者行來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家室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歲中毋兵